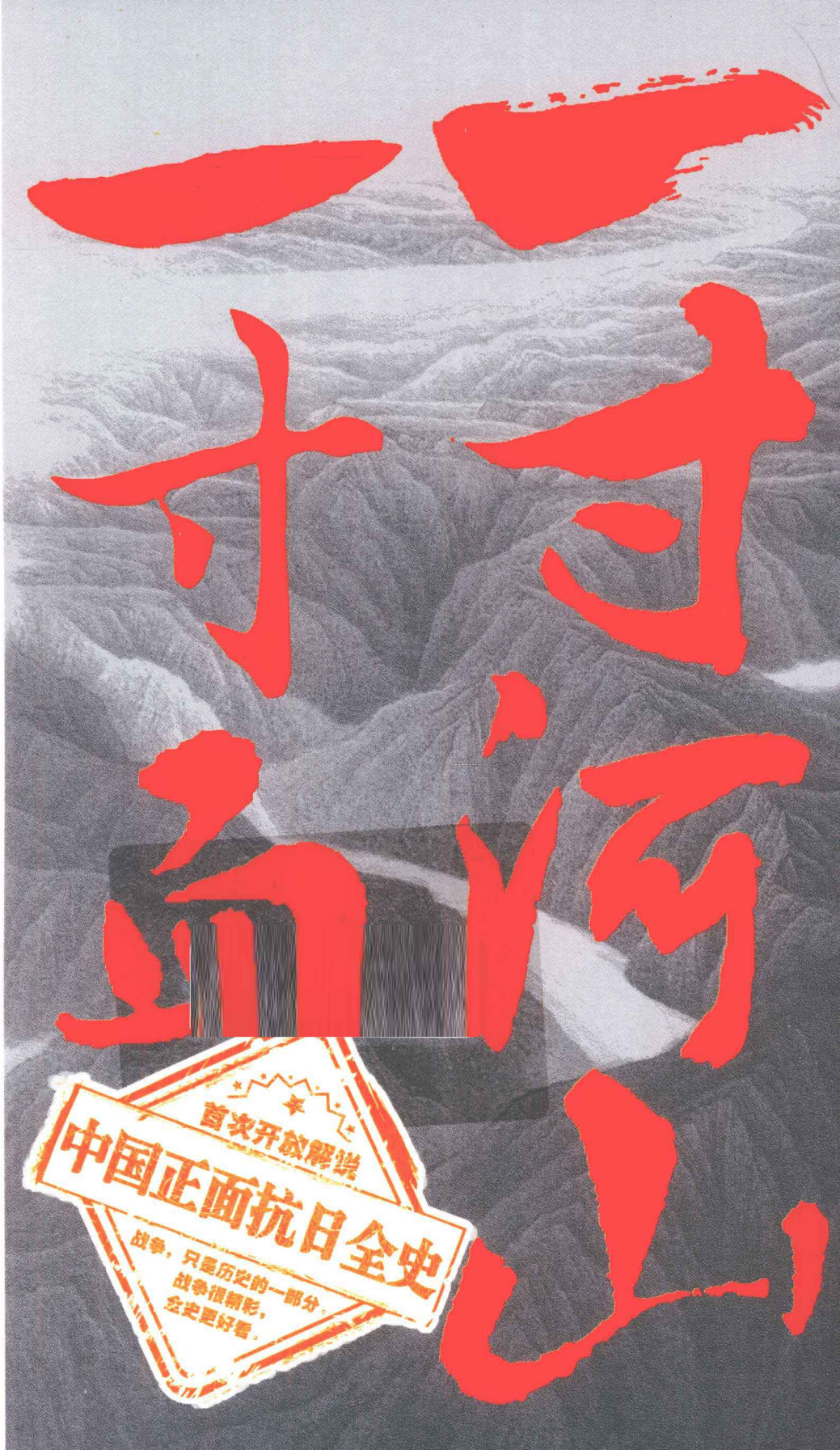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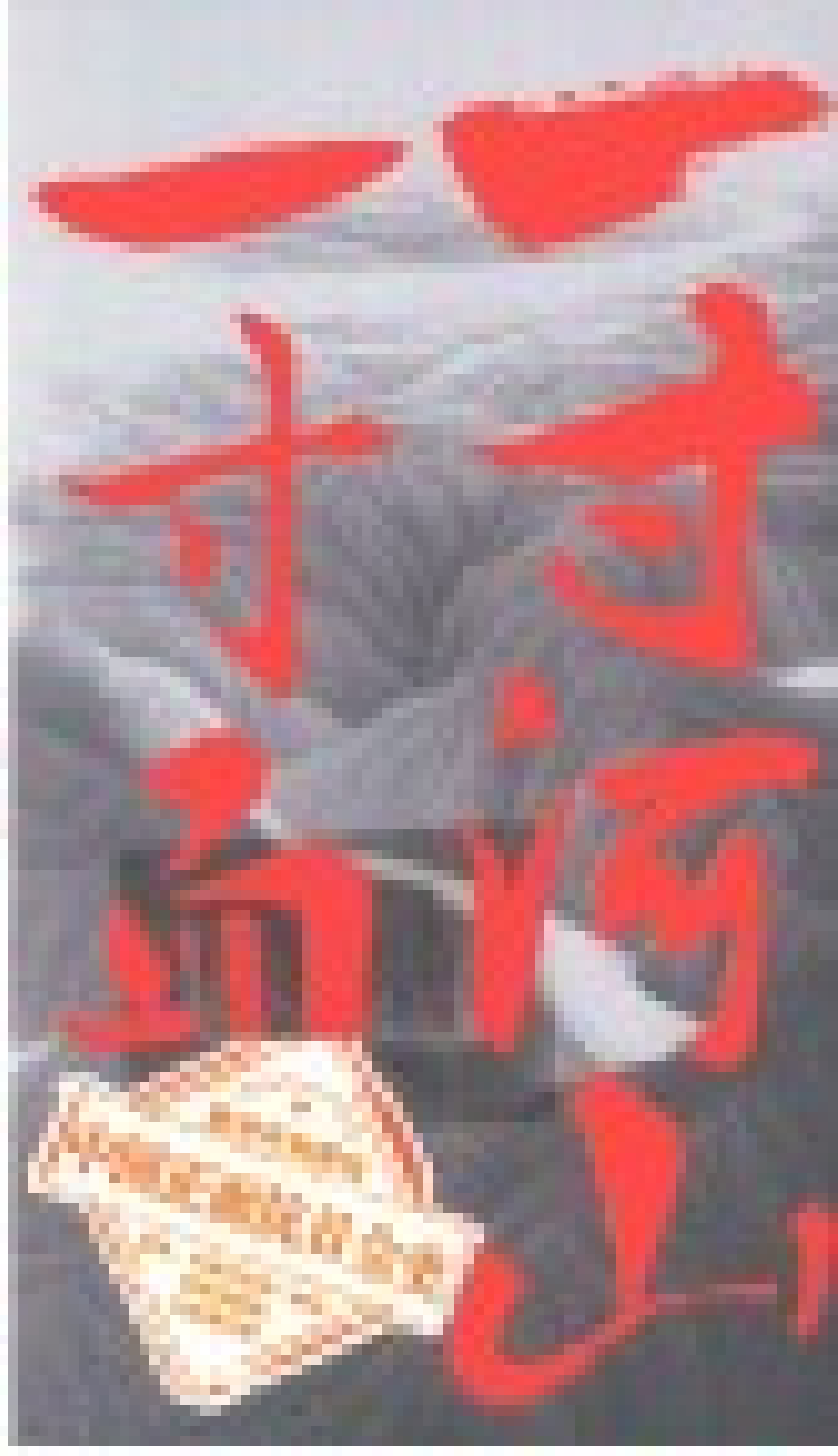
02  
华北风云

1933~1937



关河五十州 著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# 一寸河山一寸血

关河五十州

著

02

华北风云

1933~1937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寸河山一寸血. 2 / 关河五十州著. —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 - 7 - 5430 - 5915 - 3

I. ①—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5103号

---

著 者: 关河五十州

责任编辑: 雷方家

装帧设计: 清水工作室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

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[http: //www. whcbs. com](http://www.whcbs.com) E - mail: zbs@ whcbs. com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0. 5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2. 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## 序 言

我相信，书有书的命运，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，在它发轫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，曲折、繁复、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，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，就有意义。

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《正面抗日战场》，但只出了第一部“我的家在松花江上”、第二部“烽火大地”，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。其间，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，问第三部何时面世，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，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。

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，作为作者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，也一直在努力，直到有了《一寸河山一寸血》。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，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，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，加快了叙述节奏，因此它既是《正面抗日战场》的续篇，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。

为了保持延续性，以免突兀，第一部“长城以北”把原先《正面抗日战场》的第一部、第二部综合了起来，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，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，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。因为这个原因，“长城以北”的部分内容与《正面抗日战场》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，谨以说明。

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，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。

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，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、祝宗梁，现居南通的汪吉佑，现居北京的赵振英、尤广才。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，但思维仍十分清晰，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。其中，汪吉佑、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，打过硬仗，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，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。

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、书友，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，拜谒过烈士陵园，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，无法一一列举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关河五十州 于2011年7月1日深夜

第一章  
白云深处有人家

第二章  
纵横四海

第三章  
大漠英雄

第四章  
死亡旅行

艰难的选择/// 003

知己知彼/// 005

脱困之法/// 007

鸡鸣狗盗/// 009

生死时速/// 012

苦斗苦撑/// 017

病中策/// 022

拥宋主冀/// 027

逆取顺守/// 033

厚黑学/// 039

反间计/// 043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/// 052

斗智斗勇/// 061

第一拳/// 066

特种部队/// 068

欲擒故纵/// 071

奇袭百灵庙/// 073

喜羊羊和灰太狼/// 078

投名状/// 081

什么叫江湖规矩?/// 082

东山再起/// 085

合纵连横/// 086

改弦更张/// 089

经略大西北/// 092

石破天惊/// 094

棋子/// 098

一  
百  
八  
十  
五  
卷  
目  
录  
② 华北风云

目

录

001

目

录

002

第五章

到西安去

就是不服软 /// 104

舌战群儒 /// 106

情义无价 /// 112

破局之策 /// 115

美救英雄 /// 119

相逢一笑 /// 122

放还是不放 /// 127

圣诞礼物 /// 131

负荆请罪 /// 136

第六章

后时代

引火烧身 /// 141

大漏勺 /// 147

“政治家” /// 152

第七章

最后关头

灭华交响曲 /// 155

小不忍则乱大谋 /// 157

长线操作还是短线捞金 /// 159

请战报告 /// 162

橡皮图章 /// 164

出兵中国 /// 166

如梦方醒 /// 169

金蝉脱壳 /// 171

第八章

告别在子夜

不舍不得 /// 176

偷鸡不着 /// 179

南苑血战 /// 181

不速之客 /// 187

作茧自缚 /// 192

最后一课 /// 197



第九章  
烽火长城

- 武林大会 /// 199  
守关的和挡道的 /// 202  
学弟学长 /// 204  
板垣之胆 /// 208  
光杆军长 /// 210  
新的计划 /// 212  
诸侯思维 /// 214

第十章  
从常胜到常败

- 刘婆婆 /// 220  
绊马坑 /// 221  
无言的结局 /// 222  
年岁不会制造圣人 /// 224

第十一章  
铁算盘

- 什么都得算 /// 228  
口袋阵 /// 230  
危险的对手 /// 233  
新点子 /// 234  
朝令夕改 /// 237  
总是慢那么一拍 /// 244  
有利之机 /// 249  
打仗不是游戏 /// 250

第十二章  
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

- 军人价值 /// 255  
祭旗 /// 258  
三叉戟对青龙刀 /// 261  
福大命大 /// 262  
死亡通道 /// 265



003

第十三章  
阿甘一样的人

- 临危受命 /// 271  
陈氏三章 /// 273  
特种战 /// 276  
阵地战 /// 285  
跷跷板 /// 287  
政略之才 /// 290  
救命 /// 293  
漏洞 /// 297  
阴差阳错 /// 302  
躺在棺材里 /// 305

第十四章  
夭折了的速度

- 秘密 /// 307  
先发制人 /// 310  
铁拳计划 /// 311  
悲喜剧 /// 314

后记

要永远记住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 /// 319

目

录

004

## 第一章

# 白云深处有人家

白云山馆的主人叫黄郛。

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，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，她叫沈亦云，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（黄郛字膺白）。

如果熟悉民国史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位黄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。

辛亥革命年间，有一个著名的杭州女子敢死队，队长即为沈亦云。在那个时代，沈亦云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，为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。

她说，民国说到底，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。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《三国演义》，就知道要奸谋弄权术，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是《水浒传》，患难时兄弟结义，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。

两本书一个民国，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。黄郛一生，恰如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。

想当年，浙江出了三个年轻的革命党人：蒋介石、陈其美、黄郛。三人桃园结义，陈、黄为兄，蒋为弟，他们发誓要赶走满人，建立他们想象中的“革命政权”。

满人赶走了，汉人却打起架来，宋教仁被刺后，在“继续革命”和“政治建国”上，曾经的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。

哥仨各奔前程，选择走向了不同的道路：蒋介石和陈其美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，而黄郛专攻政务，并在这一领域享有盛名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黄郛可以纵横南北政界的原因。





桃园结义影响了无数中国人，其中就包括陈其美、黄郛、蒋介石

黄郛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，是应蒋介石之邀，南下来捧义弟的场。可是一个济南惨案，全国民怨沸腾，蒋介石到处拉人顶过，权衡半天，还是决定拿自己的兄长开刀，实施“丢马保车”的办法，亲自发电报逼其下台走人。

当初三兄弟结义时，蒋介石曾特地铸剑两把，分赠两位哥哥，上刻“安危他日终须仗，甘苦来时共尝”。

老大陈其美在二次革命中被刺死，早早失去了与大家共尝的机会，如今三弟飞黄腾达，趋利而走，也不再需要黄郛这个落魄二哥留在身边了。

时光像一把无情的刻刀，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。

抬头仰望，似乎只有满天的星斗才记得那三个年轻人曾对天发下的宏愿，也才记得他们曾有过的理想和友情。

黄郛被迫辞职后，心情异常苦闷彷徨，乃至四顾茫然，无所适从。

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莫干山。浙江多佳山水，然而在他的印象里，莫干山却是一座既不秀丽，也不雄伟的土山。

但也许恰恰是这一点，符合了黄郛当时的心境。

于是他走进莫干山，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隐居生活。自进入这座大山起，黄郛就决心不再从政，与政事一刀两断。

他疲倦了，真的疲倦了。

山水看似没有生命，有时却要比人可靠得多。

让所有的伤心都远去吧，让所有的诺言都成为青春的祭奠，我只有莫干山。

黄郛夫妇与莫干山结下的不是一般友谊，那是生死之交。他们走过山里的每一条小径，认识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，莫干山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，知我者，二三子。

——《亦云回忆》

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：他们隐退江湖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## 艰难的选择

打破平静的是九一八，从这之后，黄郛开始重新关心时事，并为山河的破碎而深深忧虑。

这时蒋介石的征召书来了，要请他出山，可是黄郛不为所动。

蒋介石亲自发去一封电报，言称：为了我们之间三十年的友谊，你不应该推却。

黄郛复电：欲保三十年友谊而不败，我们就不应该再共事！

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刺激实在太深了。现在请他，给人感觉，就好像蒋介石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，把棋子给丢掉了，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麻烦，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。

可我不是棋子，我是一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，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，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。



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，汪精卫也想到了，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。

黄郛如此热门，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，而是蒋介石、汪精卫都知道，黄郛有二十年从政经验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，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，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，个人身份相对自由。

概言之，在那个特定时期，他是“政府可以相信，敌人可以接受，惶惶不定者与之相安”的不二人选。

见黄郛这么难搞，蒋介石也很无奈，只好用上了“放长线钓大鱼”的办法。

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，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，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摘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，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。

蒋介石这么做，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，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，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。

这一办法果然有效，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，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。

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，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：举世处境最艰苦的，就数你弟弟我了。

黄郛的心软了。

终于，他答应蒋介石，时隔多年之后，双方再见一次面。

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，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，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。

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“请君入瓮”，你知不知道？

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，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，不要再去过问了，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。

可是黄郛还是去了。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，到哪里都结伴同行，唯有这一次，沈亦云并未随行。

她的预感是对的。蒋介石、黄郛见面之后，黄郛果然再难脱身。

“黄先生”又成了“兄”，“蒋先生”又成了“弟”，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，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：“安危他日终须仗，甘苦来时共尝。”

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，哥哥你一定要帮我！

这个世上，哥哥帮弟弟，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。

黄郛重回莫干山，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。

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，她悲伤地对丈夫说：你这一去，必定是焦头烂额。

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，身体并不好，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，而山外的那条路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崎岖艰险，困境重重，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。

黄郛沉默了一会儿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此行“非仅为弟，更兼为国”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“事外逸民”，国家一旦垮下来，覆巢之下并无完卵，我们将无山可入。

不作努力，以后一定会后悔，如果尽力了，则心安无怨！

## 知己知彼

黄郛出使北上，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，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。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，他几乎一无所有，能依赖的，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。

首先要知彼。

当时中国外交界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“重西洋，轻东洋”。所谓“军事学东洋，政治学西洋”，要在外交部混，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，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，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，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。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，就像普通国人一样，基本都浮于表面。

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，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，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。到





孟尝君食客三千，关键时刻还是靠鸡鸣狗盗之辈，保住了小命

了九一八之后，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，都成了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，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，在朝没有，在野也少有。

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，不知彼，如何过招？

为了知彼，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，哪怕是到“旁门左道”中去扒拉。

在黄郛的政整会中，“日本通”占了一半。这些人以殷同、李择一、殷汝耕为代表，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，或为名士所不屑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

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，有的甚至还是超强。

王安石批评孟尝君，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，不能登大雅之堂，然而事实是，若无“鸡鸣狗盗之徒”，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，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。

世间万物，但尽其用而已。“鸡鸣”也罢，“狗盗”也好，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，不让他们出轨，则事无不成。

换句话说，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，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，二十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。

政整会的另一半，却不是人才，岂止不是人才，有的还是蠢材、废材、垃圾。

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，不得不如此。

黄郛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十分清醒：在华北，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，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，只能退不能进，对内则尽扯后腿，胸脯拍得震天响，谣言造得满天飞。

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，在旁边给你捣乱，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



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“皮条客”，实行以彼制彼。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。

过去黄郛做官，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，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，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，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。

## 脱困之法

1933年5月15日，黄郛坐火车北上，前去天津。

两天后，火车抵达天津站，车尚未停稳，就遭到了袭击。

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，目标非常明显，就是冲着黄郛来的。幸亏他早年也曾指挥过打仗，动作尚算敏捷，没有伤着分毫，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出手的不是日本人，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，后者甚至公开声称，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，谁就是卖国贼，那是一定要修理的。

知道这叫什么吗，这叫下马威。

喊一声“阿弥陀佛”吧，如果就这样被当成“汉奸”挂了，那可实在太冤枉了。

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。他现在坐困愁城，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，能帮他走出困境。

黄郛到天津，对于他说来真有如久旱逢甘雨，连客套都顾不上，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，同时再三表示，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，他一定坚决服从。

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，东北军再次溃退，兵败如山倒，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。

黄郛到了北平一看，那里还要紧急，已经三面被围了。

在华北军事会议上，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，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，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，只能以小时计。

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，三个主力师伤的伤，残的残，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。

二十九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，还“进时如虎”，自丢失喜峰口后，便

